

浪漫新典

102

擒服天使

Kiss An Angel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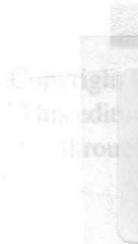
蘇珊·伊利莎白·菲力普斯 著 霍希恩 譯

JL4
7S
102



擒服天使

Kiss An Angel



All rights reserved.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蘇珊·伊利莎白·菲力普斯 著
霍希恩 譯



擒服天使

Kiss An Angel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蘇珊·伊利莎白·菲力普斯 著
霍希恩 譯

擒服天使

KISS AN ANGEL

原著：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譯者：霍希恩

責任編輯：林春杏

美術編輯：湯富如

校對：周貝桂 張曉惠 林春杏

發行人：林子筠

發行所：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104龍江路71巷15號1樓

網址：doghouse.com.tw

E-mail：master@doghouse.com.tw

電話：(02)2776 5889~0

傳真：(02)2771 2568

郵摺帳號：0044980-9

劃撥帳號：127523714

銀行名稱：台灣銀行基隆88號

中文版發行日期及版次：第十一版 2000·5月

國際書碼：ISBN 957-491-371-6

本社法律顧問：王肅庭律師

東南亞代理人：皇冠出版社

地址：60加冷市子路#33-33新加坡349320郵區

Tel : 02-7472996 Fax : 02-7438636

國際中文版權經原作者代理人

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授權出版發行

定價：新台幣200元

Kiss An Angel

Copyright © 1996 by SUSAN ELIZABETH PHILLIP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XELROD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Consulting, Ltd.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0 LIN PAI PUBLISHING CO.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倘有倒裝、缺頁、污損請寄回調換

Printed in Taiwan



浪漫新典

About this story

美麗而叛逆的狄黛絲眼前只有兩個選擇：一是因無力償債而坐牢；二是嫁給她父親替她挑選的神秘男子。

逼婚是現代社會不可能存在的事。可是，走在時代尖端的社會名媛狄黛絲，怎會發現自己正卡在這進退不得的陷阱中。

嚴肅的人生經歷與他的英挺俊美同樣致命的柯亞力，絕對不想扮演一個腦袋裡只有羽毛、拿香檳當開水喝的驕縱女孩的新郎。但，這是不得不還的一筆人情債。他將黛絲從無所事事的名媛生涯，拉到一個正在巡迴演出的破舊馬戲團裡，並決心以他自己的方式來馴服她。

然而，這一個沒有靈魂的男人，碰上這個除了心、什麼都沒有的女人，卻真的是棋逢對手、步步險。轉眼間，激情便將他們一起送上了沒有安全網的高空。為尋求一份終將持續到永恆的愛而甘冒一切的風險。

狄黛絲想不起她的新郎叫什麼名字。

「我，黛絲，接受你……」

黛絲咬著下唇。數日之前，她的父親才讓她和她的新郎見面。那個可怕的早晨，他們三人一起去申請結婚證書，那時她才得知他的名字。領完證書，他隨即消失，直到數分鐘前，她自父親位於西中央公園這所雙併華宅的樓梯走下來，踏進將舉行婚禮的客廳，才又看見他。

父親站在她身後。黛絲幾乎可以感覺到他的極度不贊同，但她早已習以爲常。她尚未出生，他已感到失望；而今，再多的努力，也無法改變他的態度。

她冒險地看看父親用錢替她買來的新郎。一個胸肌發達的大塊頭，如塔般迫人的身材及奇異的琥珀色眼眸令人畏懼。她母親會愛死他。

狄蘭妮在去年的一場遊艇起火意外，死於一名二十四歲的搖滾歌星懷中。現在黛絲思及母親，總算不再感到痛苦。然而以她母親的標準，他可能還是太老，她不禁露出一抹微笑。他看起來三十五歲左右，而蘭妮對年過二十九歲的人已不感興趣。

他的髮色近乎墨黑。要不是那頑固的下巴及陰鬱的表情，他那如刀鑿的五官簡直可以用「漂

亮」來形容。好看的男人總能吸引蘭妮，而黛絲則比較喜歡成熟保守的型。自婚禮開始，她便暗自希望父親挑的不是個這麼氣勢迫人的男士。

她提醒自己，她和她的新任丈夫再過幾個小時就可以毫無牽扯，藉以平息紛亂的思緒。只要找到機會說出她的計劃，一切就會結束。不幸的是，她的計劃意味著違背婚誓，而既然她不是個輕許諾言——尤其是婚誓的人，她毫不懷疑罪惡感將會不時跳出來苛責她的良心。

她重複一遍，希望他的名字能自混沌的腦海浮現。「我，黛絲，接受你……」她的聲音再度逸去。

她的新郎看也不看她，更不用提幫她忙了。他直直地望著前方，側面的冷硬線條令她一陣寒顫，他已說完他的婚誓，所以一定已說出名字，但他平直的聲音只令她的心緒更加混亂，他的名字便似聽而不聞。

「亞力。」父親自她身後咬著牙吐出她的新郎的名字。身為美國最卓越的外交官，他對她顯然沒有什麼耐心。

她的指甲深深戳進掌心，她告訴自己她沒有選擇。「我，黛絲……」她吸口氣。「接受你，亞力……」她再度吸氣。「為我受詛咒的丈夫……」（譯註：本來應是**blessed**珍愛的，女主角將之改為**blasted**）

她的繼母美莉所發出的驚喘，令她這才發覺自己說了什麼。

大塊頭轉頭垂眼看著她，挑高了眉毛，彷彿不確定是否聽錯她的話，受詛咒的丈夫。她的幽

默感適時作祟，她感覺自己嘴角在顫抖。

他的眉頭聚攏，望著她的深邃眼眸裡沒有絲毫笑意。

她努力不讓自己失控，繼續說完婚誓。至少她的婚誓有一部分是誠實的。對她而言，他的確是個受詛咒的丈夫。記憶的迷霧終於散開，他的姓氏躍現。柯，柯亞力。他是他父親那些俄國盟友之一。

她父親蒲麥斯，因曾擔任駐蘇聯大使，而和世界各地的俄國團體關係密切。他對祖國的熱愛，甚至可由這間大廳的裝潢看出來。大膽的藍色牆是俄羅斯屋宅常見的；還有砌上黃磚的壁爐及色彩豔麗的地毯，在她的左手邊，一座胡桃木櫃收集著聖彼得堡皇家工藝中心打造的水晶及瓷器。新郎的大手執起了她纖小許多的手。他將一只平實的金戒指套上她的手指時，她發覺到他的力量。

「藉由這只戒指，你我結為夫婦。」他嚴厲而不容妥協地說。

看著那枚簡單的戒指，她霎時感到混亂。她對婚姻的看法常被母親譏為「中產階級對愛與婚姻的幻想」，但她怎麼也沒想到她的婚戒會是這樣平庸。

「……紐約州賦予我的權利，我宣佈你們為夫婦。」

她繃緊全身等著賴法官請新郎親吻她。但他並沒有。她知道這是受她父親所託，免除她親吻那兩片冷硬嘴唇的尷尬。這是他標準的行事作風，總是記得他人所忽略的細節。儘管絕不承認，她其實希望自己能多像父親一點，但她甚至無法主掌生命中的大事，遑論其他枝微末節。

自怨自憐不是她的本性。父親上前按照禮俗以他冰涼的臉頰挨擦著她時，她已抖落自憐的情緒。她期待父親能多少流露出一絲關心，但失望乃意料中事，她甚至成功地裝出不在乎的神情。

他將她神秘的新郎帶至能俯瞰中央公園的窗前。賴法官也走過去。其他觀禮的人只剩她父親的司機，以及她父親的妻子——美莉。

「恭喜妳，親愛的。妳跟亞力真是一對佳偶。」她倆淹沒在薰人的香水味中。

美莉的表現真的很喜愛她丈夫的私生女。儘管非常清楚美莉對她的真正感覺，黛絲仍無法不讚賞她的努力。要面對丈夫不負責任所造成的後果，並不容易——即使那是二十六年前的事。

「我不懂妳為什麼堅持穿這件洋裝，親愛的。它比較適合穿去俱樂部，卻一點也不適合在禮上穿。」美莉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掃過黛絲身上那件價格高昂的超短金葱洋裝。

「它的顏色近乎白色。」

「金色不是白色，而且它實在是太短了。」

「我的外套可就夠保守了。」黛絲聲稱，順了順身上的及膝金綵外套。

「那也無濟於事。為什麼妳不能依循傳統，穿件白色的？或至少挑件比較端莊的？」

但這不是一樁真正的婚姻，黛絲想道。她愈屈服於傳統，便愈深刻地感覺自己正在違反一件原本應很神聖的事。她甚至想拿下美莉別在她髮上的梔子花。

她知道美莉也不滿意她腳上那雙頗似羅馬式涼鞋的四吋金色高跟鞋。這雙鞋穿起來極不舒服，但至少不是傳統的白綵鞋。

「妳的新郎好像不大高興。」美莉低語。「不過，這也難怪。妳真該想辦法改一改那種不經大腦的說話方式。」

黛絲真想嘆氣。美莉從不說出真正想法，而黛絲則恰恰相反。她的誠實令她的繼母無法忍受。黛絲並不擅於掩飾自己的感覺，原因或許是看多了她父母的例子。

她再次看看那剛成爲她丈夫的男人，父親付了多少錢讓他娶她？她甚至對他們的交易方式感到好奇。現金？支票？抱歉，柯亞力，你收不收美國運通卡？她偷偷觀察著她的新郎，猜測他在想些什麼。

還要多久他才能把那個丫頭帶走？柯亞力偷看一下他的錶。頂多再五分鐘，他決定。他看著送酒出來的僕人討好地停在她面前。好好享受吧，小姐，你的好日子即將結束。

麥斯正向法官介紹他所收藏的骨董茶壺，亞力打量著他的新娘，她的雙腿勻稱而修長，身材十分的誘人。但是，再誘人的嬌軀也彌補不了他被迫成婚所做的犧牲。

他想起之前與黛絲父親的談話。「她教養不佳，輕浮又沒有責任感。」麥斯說。「她的母親不是好榜樣，我不認爲黛絲知道怎麼做些有用的事。說實話，這並非她的錯。她一直跟著她母親，遊艇著火的那晚她不在船上幾乎是個奇蹟，我的女兒需要一雙堅定的手，亞力，否則你會被她搞瘋。」

就他目前對黛絲的了解，亞力絲毫不懷疑麥斯的每句話。她的母親狄蘭妮是一名英國時裝模

特兒，三十年前曾紅極一時。麥斯開始在外交界嶄露頭角時，與個性迥異的蘭妮陷入愛河，而黛絲則是這段戀情的產物。

麥斯清楚地告訴亞力，當蘭妮意外懷孕時，他曾經向她求婚，但蘭妮並不想安定下來。他還斬釘截鐵的宣稱，他已經善盡義務，照顧那個令他困窘的「私生女」。

所有的證據皆顯示事實恰恰相反。當蘭妮的事業開始走下坡，出入社交場合成了她的專職。蘭妮去到哪裡，黛絲也跟到哪裡。至少蘭妮曾有過一番事業，亞力想道，而黛絲卻似乎不會做過任何有用的事。

亞力打量著他的新婚妻子。她與她母親確有相似之處。同樣墨般的黑髮，以及白皙的膚色、不尋常的湛藍眸子。但她比她母親嬌小，甚至有些脆弱。從他看過的舊照片看，蘭妮的側面幾乎過於男性化，黛絲則有著柔軟的嘴及微翹的鼻子。

麥斯曾說，蘭妮空有外表卻沒有腦袋。明顯地，站在廳內另一端的小傻瓜也遺傳了這項特質。她並不是個隨便的女孩，然而他卻可毫無困難地想像她成爲有錢人的昂貴玩物。

她嬌小的身軀極爲迷人，但他喜歡的卻是不同的類型。他的床伴必須要有智慧，還要有野心、能獨立。他可以容忍女人詛咒他，但對繃著臉鬧情緒的女人則沒什麼耐心。鼓著臉的黛絲，已經令他的脾氣瀕臨爆發邊緣。至少掌握她並不難。他凝視著她，嘴角浮起一抹嘲諷的微笑。

廳內的另一頭，黛絲正站在一面骨董鏡前檢查儀容。她的動作完全出自習慣。對她母親而言，外表重於一切。蘭妮認爲糊了的睫毛膏是比核爆更大的災難。

黛絲新剪的髮型，正面長度約及下巴，背面稍長，看起來很有青春活力。但美莉說新娘梳這種髮型太不整齊。她一笑置之。

鏡中突然映出她的新郎朝她走近。她擠出一個禮貌的微笑，告訴自己不會有問題的。

「去拿妳的東西，安琪兒，我們要走了。」

她一點也不喜歡他的口氣，但她已被訓練出應付難纏人物的本領，決定不予理會。「瑪麗正在準備我們的婚宴，我們必須等一會兒。」

「恐怕不行。我們要趕飛機，妳的行李已在車裡。」

她還需要一點時間，她還沒準備好和他獨處。「我們可以搭晚一班飛機嗎？亞力？我不想讓瑪麗失望。她是美莉的助手，而且她燒得一手好菜。」

儘管他嘴角帶笑，凌厲的目光卻足以將她穿透。他的眼眸是不尋常的琥珀色，令她隱約憶起一絲詭異的感覺。她不記得是什麼，但她知道那種感覺令她不安。

「妳還有一分鐘的時間移動妳可愛的小屁股，走出門外。」

警鈴在心中大響，她還不及反應，他已轉過身，用輕柔但不容反駁的聲音，向這幢房子的其他三名成員說：「容我們告辭，我們得去趕飛機了。」

美莉往前一步，朝黛絲若有所指的一笑。「嗯哼，有人等不及新婚之夜了。我們的黛絲可真是個小東西，不是嗎？」

對於瑪麗的大餐黛絲突然失去了胃口。「我去換衣服。」她說。

「沒有時間了，妳這樣很好。」

「但是……」

堅定的手搭上她的背，強迫她向走廊而去。「這應該是妳的皮包吧？」她點頭，他遞出她的香奈兒手提袋。她父親和美莉適時出現跟他們揮手道別。

儘管她已決定必要時會跟著亞力到機場——只到機場，但當亞力領著她走向門口時，她仍忍不住有股掙脫逃跑的衝動。她轉向她父親，對自己聲音裡的一絲恐懼感到厭惡。「也許你可以說服亞力多待一會兒，爸爸。我們幾乎沒有機會去拜訪一些親友。」

「聽他的話，黛絲。還有，記住——這是妳最後的機會。如果這次妳失敗了，我不會再理妳。就這麼一次，讓我們看看妳能做對一件事。」

她應該早已習慣父親當著別人的面羞辱她，但在她的新婚夫婿面前被羞辱，令她覺得無地自容。她抬起下巴，搶在亞力身前，走出門外。

他們沈默地等著電梯，黛絲拒絕看向亞力。電梯門開了，他們走了進去。隨即又停在下一層樓。門再度打開，一名老婦人帶著一隻北京狗走了進來。

黛絲儘量縮往角落，但那隻狗仍豎起耳朵，吠叫著朝她撲來。她尖聲喊叫：「走開！」

那隻狗仍朝著她齷牙咧嘴。她控制不住地尖叫，死命抓緊扶手。亞力詢問地看了她一眼，抬起腳趕開那隻狗。

「米奇太皮了。」婦人將寵物抱進懷裡，目光投向黛絲。「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米奇對